



对此语的由来及涵义,素有不同的解释,其中一个版本是泛指上个世纪50年代初,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“156项工程”,甚至可以大而大之包括所有大型国有企业。我恰巧也在“156项”之一的企业里工作过20多年,当时还是“热血青年”,却对“长子”之说全无感觉,也从未把这句话跟自己的工厂和工作联系起来。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2014年初夏我有缘到兰州的工业区西固,参观了我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和中核兰州铀浓缩公司,猛然对这句话已经被许多人淡忘了的话有了新的理解,甚至觉得关于“共和国长子”的概念从来没有这么强烈、这么清晰过,并由此对“长子”之说心悦诚服地充满敬意!

立于当下这个多事的地球上,一个国家的底气从哪儿来?靠什么撑直民族的脊梁?我一到西固众多“156项”中的企业中,心胸陡然豁然,腰杆顿觉直溜多了,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多年,他们却仍然坚忍不拔、殆无虚日地持守着“长子的责任”,当地群众以及外地同行的人,也还一直尊崇他们为“共和国的长子”。先说这块集中了一批“高精尖”大厂的地方,是陇西高原上的一块宝地,有大山对峙,又有黄河穿境而过,襟山带河,自成天堑,向被奉为“秦陇锁阴,东西咽喉”之地。汉武帝时(公元前121年)在此筑城,北向滚滚黄河,南依巍巍峻岭,取名“金城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:“称金,取其坚固也。故墨子曰‘金城汤池’。”凭借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,巩固河西,经营西北,阻隔羌戎,控御大漠,自此金城也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要冲,西北边陲的名城。后来金城成为兰州的别称,于清同治时期(1806年)金城原址正式定名“西固”。先人给后人真是留下了一些好名字,此前的中国历史似乎一直在讲述一个道理:西固则民安,西固则国强。

共和国开基建业之初,要上马一些立国必须的重大工程,在选择地址的时候也看中了兰州的西固。其理由是:此处“地当我国陆地地理位置的中心,具有我国最大的石油能源安全系数,在开发利用周边省区和国外的油气资源、向全国市场供应石化产品等方面,有着特殊的地域优势。”况且此地有工业文明的根基,曾培养了我国第一代产业工人。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,于1872年以兰州为大本营,创建“制造局”,生产枪炮弹药供应

西征军,使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使用国产武器打败了侵略者,收复新疆。6年后左帅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,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织呢厂、亚洲仅有的两家织呢厂之一。至清末,由美国设计、德国人承建、中国人参与施工的兰州黄河铁桥落成,被誉为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……凡此种种都说明西固不仅是山河形胜的天堑雄关,更是自古来的工业福地。

于是,中国第一座石油化工工业城诞生了、中国的第一座大型生产核燃料的骨干企业挺立起来了,真的像“长子”般承担起共和国急需的重要任务。自1959年开始的所谓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正是西方对中国全面封锁最严峻、国际反华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,兰州炼油厂7000多名职工,1400多人患肝炎,2000多人周身浮肿,却成功地炼出了航空汽油、航空煤油(又称喷气燃料,用作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燃料)航空润滑油、重质燃料油等一批“上天下海”的高精尖产品。兰油厂则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枚氢弹、第一艘核潜艇及第一座核电站,提供了合格的核燃料,为我国国防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(《印象·西固》)今天的兰油,自然又与半个多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;兰化也依然是国家的重要石油化工生产基地……

再说兰州石化厂,为什么被誉为“中国石化工业的摇篮”?半个多世纪它为全国的石油化工产业输送了3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、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,像著名的北京燕山石化、上海石化、天津、吉林、山东等等凡中国像模像样的石化企业里,在建设、攻关的关键阶段和关键岗位上,都有从兰石化调过去的人。甚至有数十名从兰石化出来的人,后来“担任了石化行业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负责人,有的担任了地方党政负责人和国务院部委负责人,还有两名成为国家领导人。”(《兰州石化公司史话》)我在兰化和兰油公司的展览厅里,见到了自共和国建立至今的历届国家领导人,都到西固来视察过的照片,有的还来过多次。许多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,中央领导直接调度或拍板下令,这也见证了“长子”企业的重要地位。其实无论长幼,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、承担着自己的使命,西固之所以赢得了共和国的信任和尊重,是他们无愧于历史、无愧于时代。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“长子”的风采,“长子”的骄傲。

王施主的手机

释戒嗔

戒嗔发现来寺里的施主中,性格马虎的人还真不在少数,平日戒嗔在寺里打扫的时候,经常会捡到施主们丢失的东西。当然大多数都是些小物件,诸如茶杯、帽子之类的。偶尔也有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,比如前些时日戒嗔捡到的一部手机。

发现手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,戒嗔原本在打扫院子,谁知道在石凳上发现了这部手机。后来戒嗔师弟分析说,这应该是某位施主下午坐在石凳上休息的时候,不慎滑落到地上的。

因为院子是平日里施主们往来最多的地方,所以戒嗔也没法回忆出手机是哪位施主遗失的。戒嗔把手机放在床边的柜子上,等待失主回来。

和妻子一起上了山来取手机的时候,戒嗔忍不住问他:为什么如此重要忙碌的手机,王施主就在不远的地方,却过了这么多天才来取?

王施主说,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些外贸生意,平时很忙,这次他特意给自己放假和妻子出来旅游,旅途中依然有不少电话打进来。手机丢失的那天,确实很着急,因为很多客户平时都是通过手机联系的。王施主起初以为手机被小偷偷走了,拨了几次这个电话,希望能把手机赎回来,可是那时候,手机恰好没了电,王施主始终拨不通,便放弃了。

整整一天,没有任何电话打过来。王施主感觉怪怪的,开始是感觉有压力,因为丢失手机会错失掉很多重要的生意,可是一天他忽然觉得没有手机的日子,居然如此的安宁。很久以来,他都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妻子单独相处,不受打扰地游玩了。

王施主心想:反正手机的联系人名单,他已经有了备份,于是并不是特别着急要寻回手机了。到了后来,知道了手机的下

大雨如注,白茫茫的雨水在天地间奔流,汽车在雨水的奔流中穿行。我们在安溪县的虎邱镇下车,走在肆意的水雨中,周围茶树在雨中越发翠绿诱人,穿过茶园,一幢百年旧屋在灰白的雨幕后安心地等着我。走近院门,笔墨圆润的“玉环居”在哗哗的雨中,悠然透出岁月的娟娟,跨进院门,木结构的旧屋让我心亲近。

在宽敞的院落中,铁观音溢出清幽的香气,接过主人奉上的热茶,饮一口,甘醇清冽,我脱口而出詹敦仁的诗句“泼乳浮花盏溢清,余香绕齿袭人清……”他惊喜地问,“你熟悉很多品茶诗吗?”“哪里,他的诗句是我最近读到的,全因茶香怡人呀”,“不错,我们也是循着茶香,从厦门来到安溪,享受茶香萦绕的生活。”

他的妻在一旁温婉地添茶,潺潺的雨声伴随着他缓缓地讲述自己。70后的他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,毕业后曾在厦门的广告公司工作,他热爱帆船,常常扬帆冲浪于碧海蓝天,享受海浪奔涌的澎湃,享受海天之间的辽阔,那是青春飞扬的日子。后来,他辞职,自己在鼓浪屿开了设计公司,他暂别了蔚蓝的大海,走向了安溪绿色的茶园。他的双手放弃了驾驭帆船,端起了茶香氤氲的青瓷,他从海浪间的一叶帆,变成了清泉中的一叶茶。也许,安溪的清幽,比城市的繁华更吸引他吧。他和这座祖屋的主人一样都姓林,通过他的创意设计,让爱茶的人能在玉环居小住,感受铁观音的制作过程,享受“活火新烹润底泉,与君竟日款谈玄”的诗意栖居。

雨停了,阳光漫射进了院墙,他带我们走进了另一个院落,我欣喜地看见房主一家人在制茶。种茶,采

邪风之至,疾如风雨。故善治者,治皮毛,其次治肌肤,其次治筋脉,其次治六腑,其次治五脏。治五脏者,半死半生也。

——《黄帝内经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邪风之至

王莉

“不治已病治未病,不治已乱治未乱”。从皮毛、肌肤到六腑、五脏,病邪由表及里,步步深入,从疾病初萌,到病势已成,患者则由易易获愈的主动地位逐步演进到半死半生的被动境地。

中医是诊病治病的学问,但不仅于此,它更是融养生、预防、治疗为一体的包罗万象的系统。它研究一切与健康相关的因素,从饮食起居、形体锻炼、精神调摄等各方面,指导人们顺应自然、适应社会,安神同调,完善自我,从而时常处于精充气足、心情安宁、气血调和、阴阳平衡的良好状态,最终达成尽享天年的理想。

中医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传统医学,它有鲜明的生活化特点,其维护健康的许多方法,是医疗手段,更是生活方式。在高科技引领潮流的今天,它看上去也许没有那么先进和高级,但它的理念和方法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,焕发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。科技可以改变生活,但永远替代不了生活。无论科技怎样进步,人类始终改变不了血肉之躯的自然本性。中医是一种生活,更是一种自然健康的生活。

落,王施主更是不着急了,索性放下了一切工作,一心一意地和妻子旅游。

听完王施主的讲述,戒嗔觉得王施主在手机丢失后的心理也是有些意思的。我们常常听闻一种观点,很多事只有在失去后才发现它是重要的,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,有很多事情,当我们牢牢地抓住它的时候,会觉得它重要无比,但是失去后,却会发现人生有更美好的事物,一直被这些我们以为重视,但事实上可有可无、可多可少的事物占据着。

茶韵深长

王雪瑛

茶,制茶,泡茶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呀,林哥和他的妻都年过五十了,还是那样身手敏捷,身材匀称,那是与茶相随的结果。

“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采茶的窗口时间,晨露的水珠滑落于叶,云雾的精华渗透于叶,在阳光柔和的下午晒青,对吗?”林哥听了我的问题,笑答,“你知道得不少呀!”“我是昨日刚从西坪茶园学来的。”随后他耐心地为我讲解了如何晒青,晾青,摇青,炒青,揉捻,包揉,烘焙……他还教我如何摇青,炒青,掌握手势和力度,如何摇匀,炒匀,我在瞬间感受到了制茶过程中,身心与茶交流的迷人韵致:制茶的神渗透着音乐的美妙,摇青时妙音温婉,炒青时明亮高亢,揉捻时又成了百转千回的余音绕梁,而制茶的形又呈现着舞蹈的神韵,摇青,炒青,揉捻的动作中要有力度的控制,还要有形态的塑造,尽可能让每一片叶都均匀受力,都被悉心呵护。

整个制茶过程不再是我昨天在茶叶博物馆中看见的规范化流程,而成了一种人与茶相知形式植入了我的心田。从第一日阳光明媚的上午采下鲜灵之叶,轻放至随身的竹篓带回家,到第二天傍晚制成铁观音香茶,从日落日出,昼与夜的交替中,人的眼看着茶,人的心装着茶,人的手制着茶,把握时间与火候,掌握力度与速度,观察叶面的变化,每一道工序都要精心细心地完成,整个过程需要耐心,悉心的情感投入,这个过程真实而劳累,这个过程辛

上海人若是提到“吃”的话题,随口都能如数家珍地列出几道沪上名食:三黄鸡、草头圈子、红烧肉……历来上海人对美食的追求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。可要是问及我们几千年前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会吃些什么?恐怕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还是“茹毛饮血”的场景。事实上在考古学者细致的观察和收集实物证据、系统研究人类饮食的遗存之前,世人对生活在史前的祖先们的食谱止于想象。

譬如近年来持续发掘的松江广富林遗址,仅通过采集土样浮选的方法,每年得到的样品达千份之多,这些样品中混杂着各种动物的骨骼碎块、贝壳、植物碳化碎块、种子、果核等,从中过筛、分拣、鉴定,学者们就其结果展开各项专题。仅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,新石器时代广富林人的食物之丰富令人咋舌。在居住遗址周围随处可见各种生物骨骼,肉食资源方面鹿占的比重竟然为最,猪、牛、各种鱼、贝类等也是屡见不鲜。植物类食物的范围更广泛:稻谷、菱角、芡实等一定是淀粉类主食的首选,和今人相差无几,配合补充食用各种蔬菜瓜果,现可鉴定的本地植物遗存达50多种,近20种是可食用的。在野生食物资源不足的时节,人对蛋白质及其他营养的需求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原始的畜牧、种植行为,这些同样在上海地区的各大考古遗址中有迹可循:种植着粳稻的水田、农事狩猎用途的众多工具、畜养鱼类的水塘、大量出土的家猪骨骼……一切都展示着史前居民们适应环境、改造自然的存在智慧。



▲ 双耳宽檐陶釜

更值得一提的是,上海人很早就掌握了“吃”的精髓——烹饪。人类食物史上的首个变革正是出现在新石器时代,火被驯化使用,继而产生了烹饪的技术。青浦崧泽遗址曾出土数件距今约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陶釜就是上海地区早期文明中的一种典型炊器,由于釜是圆底,加热时需要配合支脚其他物体支撑,久而久之,就演变成了后世闻名的“鼎”。整个变革过程漫长,在步履蹒跚中又带动了一系列社会变革,但影响久远。从此以后,食物的内涵不再单一流于生存,人类彻底有别于其他自然界生物。

如果能穿越时空,加入到这些史前上海人的盛宴中去,这些祖先们招待我们的可能是喷香的米饭、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和鲜嫩的兽肉,而他们的菜单上到底有些什么,又是如何得来?考古学者们正不断运用残留物提取、DNA分析、分子化学等各种新兴技术,展开前所未有的多领域合作,深入探索这远古餐的奥秘。

广富林是研究上海地区城镇起源、发展最重要的遗址,明请看本栏。

史前上海人的盛宴

周云

上海人若是提到“吃”的话题,随口都能如数家珍地列出几道沪上名食:三黄鸡、草头圈子、红烧肉……历来上海人对美食的追求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。可要是问及我们几千年前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会吃些什么?恐怕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还是“茹毛饮血”的场景。事实上在考古学者细致的观察和收集实物证据、系统研究人类饮食的遗存之前,世人对生活在史前的祖先们的食谱止于想象。



▲ 双耳宽檐陶釜

更值得一提的是,上海人很早就掌握了“吃”的精髓——烹饪。人类食物史上的首个变革正是出现在新石器时代,火被驯化使用,继而产生了烹饪的技术。青浦崧泽遗址曾出土数件距今约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陶釜就是上海地区早期文明中的一种典型炊器,由于釜是圆底,加热时需要配合支脚其他物体支撑,久而久之,就演变成了后世闻名的“鼎”。整个变革过程漫长,在步履蹒跚中又带动了一系列社会变革,但影响久远。从此以后,食物的内涵不再单一流于生存,人类彻底有别于其他自然界生物。

如果能穿越时空,加入到这些史前上海人的盛宴中去,这些祖先们招待我们的可能是喷香的米饭、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和鲜嫩的兽肉,而他们的菜单上到底有些什么,又是如何得来?考古学者们正不断运用残留物提取、DNA分析、分子化学等各种新兴技术,展开前所未有的多领域合作,深入探索这远古餐的奥秘。

广富林是研究上海地区城镇起源、发展最重要的遗址,明请看本栏。



十日谈

申城寻踪